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0207

語錄

各國的人民，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要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

山河東

285 期

16-6-1968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159

黨六月十
四日聲明

“五國防務會議”的陰謀

☆ 假「撤軍」的明証 ☆

六月十日到十一日，在吉隆坡舉行的所謂「五國防務會議」，又再次証明了英帝並沒有從馬來亞「撤軍」的事實。通過「英馬防務協議」英帝將繼續控制整個馬來亞（包括星島），他們將繼續控制龐大的軍事基地。從馬來亞北部的北海，中部的特仁達，哥打丁宜以至星島，比比皆是。西方報章在全世界大力吹噓所謂「英國撤軍」顯然是一個宣傳伎倆，一個狡猾的陰謀活動。他們企圖蒙騙馬來亞和其他國家人民，製造一個錯誤的印象：新殖民主產物「馬來西亞」和新型殖民地「新加坡共和國」是什麼「獨立國家」。

根據本地報章今年初透露，英帝在馬來亞的經濟利益，總共達兩百廿億英鎊（馬幣約一千七百億元）。單單英帝的投資額就超過七億英鎊，並在日益增加。他們每年從馬來亞運返英國的利潤超過一億一千萬英鎊。可以肯定，英帝是不會自行撤走其軍事力量他們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英帝與美帝互相勾結。英帝最多從馬來亞撤返大部分陸軍，但英帝仍將繼續控制那些巨型空軍基地。因為在軍事上英帝要扮演成美帝的下級伙伴與幫兇，以及在美帝控制下的「聯合國」的世界角色。擁有核子武器的英帝，將不須在馬來亞付出巨款，建立陸軍基地。他們只需要有設備優良的空軍基地。如在北海和星島的基地（丁加空軍基地是英帝海外最好的基地）。加上美帝第七艦隊，巨型戰鬥噴射機和C-130運輸機。所以英帝可以迅速從歐洲或其基地調動軍隊到馬來亞。英帝的部長曾強調他們有「維護本地區防務效能」。同時，在所謂「五國防務會議」後又說他們將於一九七〇年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以証明其「防務效能」。在政治上，英帝及其傀儡政權可以以什麼「獨立國家」欺騙人民。美英帝又企圖利用馬來亞的大量現成人

☆ 為什麼舉行「防務會議」 ☆

所謂「五國防務會議」是為了使美英帝經已事先決定的安排合法化。他們並計劃鎮壓馬來亞及其他國家如中國人民。所謂「五國防務會議」就是要分配任務給澳洲、紐西蘭衛星國和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這就是美英帝的所謂「區域防務」了。所謂「區域防務」是跟由美帝控制的反人民反中國的軍事機構如「東南亞公約機構」、「亞太機構」、「東南亞國家同盟」、「美澳紐同盟」等等有着密切關係的。

不久前，澳洲總理訪問華盛頓時，約翰遜就清楚表示，他對所謂「五國防務會議」的「敏銳關心」。同時，美帝又加緊「援助」耶加達右派軍人集團，目前帝國主義反動派又建議由耶加達、吉隆坡、新加坡傀儡政權組成簽訂所謂「互不侵犯或者防務條約」。

這些事實，充分說明所謂「五國防務會議」是美帝炮制的陰謀的一部分，也是美蘇勾結，侵略中國，主宰世界的全球戰略計劃的一部分。

☆ 所謂「五國防務會議」所分配的「任務」是什麼？ ☆

澳洲和紐西蘭衛星國的「任務」就是以配備足夠的陸軍來代替英陸軍基地的防務工作。拉曼李光

耀傀儡政權正如在西貢的阮高棋傀儡集團及其他傀儡集團一樣，就是要徵調足夠的傀儡軍，以鎮壓馬來亞及其他國家人民。美英帝國主義利用傀儡軍搞「亞洲人打亞洲人」的陰謀，使馬來亞人民担負巨大的經濟，以維持和管理龐大的軍事基地。裝備有「導彈火箭和雷達」與「地球衛星站」這是美帝的「耳目」，用以對付中國和東南亞人民。

美英帝及其傀儡舉行所謂「五國防務會議」就是要討論用最狡猾巧妙的方法來征調馬來亞人民，充當他們的炮灰，以苟延他們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正如李光耀傀儡所說「避免一個舊時代即殖民地時代」完結」。由此可見，所謂「五國防務會議」徹底暴露李光耀傀儡政權適應美英帝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需要的反動本質。

☆ 拉曼李光耀傀儡之間的矛盾 ☆

所謂「五國防務會議」也暴露拉曼李光耀傀儡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他們互不信任，導致拉曼傀儡要求「分享」和「聯合管理」一九七一年後在星島的軍事設備。他們要求安排，不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對李光耀傀儡佔着較有利的地位。

李光耀傀儡一路來都害怕可能發生政變，而英帝又不準備干預。他們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簽訂了出賣性的「分離協議」，現在李光耀傀儡又不能得到一個「北大西洋式的防務機構」。李光耀傀儡政權不得不同意「國防的問題是共同的，和分不開的」，從而接受拉曼傀儡在一九七〇年之後，「聯合管理」在星島的軍事設備，達到什麼「共同的有效防務」。所以李光耀傀儡就更加要依賴美英澳的保護了。

對於拉曼李光耀傀儡來說，所謂「五國防務會議」實在不是什麼「成功的會議」，他們可能會繼續

（轉入第十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
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
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法國羣衆鬥爭洪流滾滾向進

震撼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法國革命羣衆運動的大風暴，繼續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向前發展。

具有巴黎公社光榮革命傳統的法國工人和學生，在鬥爭中緊密配合，堅持鬥爭。革命學生前去支援罷工工人，同他們肩並肩和前來鎮壓罷工的武裝保安隊，展開英勇搏鬥。無數的工人，同樣前去支援學生的示威鬥爭。這種團結的力量擊退了敵人的進攻。

十二日，由於武裝保安隊的野蠻鎮壓，造成若干工人和學生喪生，因而激起了偉大的新風暴。在整個法國，超過六個城市，工人學生和武裝保安隊進行了激烈搏鬥，鬥爭如烈火燎原，動搖了資本主義的統治。

以革命的暴力反抗革命的暴力。法國的工人學生和其他各階層人民，對於法國政府的野蠻鎮壓，正是採取了暴力還擊，充分顯示了羣衆運動的偉力。法國人民革命運動是鎮壓不了的。「壓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強」。這個革命羣衆的偉大新風暴標誌着法國人民的新覺醒和新發展。

毛主席說：「我們現在所處的时代是帝國主義制度走向全面崩潰

的時代，帝國主義者業已陷入不可解脫的危機之中。」帝國主義正面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武裝反抗和國內人民的洶湧澎湃的革命羣衆運動的大風暴，同時它們也面臨無法解救的經濟危機。而法國工人學生的革命羣衆運動的迅猛發展以及歐洲、北美和全世界各地人民革命鬥爭的高漲，就有力地衝擊着資本主義制度，加速它的滅亡。法國總統戴高樂連連驚呼「可怕的地震」和面臨「滅頂之災」，這完全暴露了反動派的紙老虎本質。充分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虛弱和加速走向崩潰。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法國統治者總是絞盡腦汁一手採用欺騙伎倆，誘惑工人復工，學生復課，另一手則採取暴力鎮壓，欲使工人學生屈服。但是盡管他們採用什麼手段對付工人學生，革命羣衆的熊熊烈火仍舊會更猛烈燃

燒。

革命人民的叛徒，帝國主義的走狗——法國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正當法國革命羣衆運動的偉大風暴，如秋風掃落葉，席捲全法國時，他們就跳出來充當戴高樂統治集團撲滅羣衆運動烈火的消防隊。破壞工農學的團結，阻止羣衆把鬥爭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的叛賣陰謀活動，也獲得蘇修領導集團的支持。其實，他們對革命羣衆的反革命鎮壓的種種努力，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今天他們的叛賣活動被法國工人和學生揭穿了，工人和學生不顧法國統治集團和法修的鎮壓和破壞，不聽他們的「好話」，堅持罷工佔領學校，並進行了革命的暴力反擊。一次又一次粉碎了統治集團和法修集團進行反革命陰謀的美夢。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法國人民，尤其是工人，長期以來，受着資產階級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他們爲了求生存和解放，擺脫壟斷資產階級的統治，起來造反、起來革命。他們要粉碎資本主義制度，解放人民。可以肯定，法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以及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鬥爭必將把資本主義制度送進歷史的博物館，一切帝國主義和它們扶植的各國反動派，也必然要被人民葬入墓穴。

一個紅彤彤的新法國，必將在革命鬥爭中，雄偉地屹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心臟——歐洲。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也將在革命的烈火中誕生。

，作爲市區重建計劃和開設新工廠的費用。這些事實說明：李光耀傀儡集團就連這些微不足道的作爲「自力更生」的裝點的「建設」，也是依賴帝國主義的高息並附有苛刻條件的貸款的。這就是行動黨進行改良欺騙工作的資本，也是它的「自力更生」的底子。

由此可見，這種所謂「自力更生」的經濟政策，拆穿了不過是一劑麻醉人們的蒙汗藥，它只能是對帝國主義的「更生」，而對新加坡人民則只有「更死」！望人們切莫輕信之。

美帝的醜態



拆行動黨自力更生的底·徹底·

相當一個時期以來，李光耀傀儡集團就一直在大肆叫嚷什麼「依靠自力更生，發展本國經濟」，妄想以此混淆視聽，以遂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和經濟目的。

首先，它夢想以此替新型殖民地「新加坡共和國」的黑臉上抹金粉，把它裝扮成一個所謂「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且還是什麼「民主社會主義」，借此欺騙星島人民和世界輿論。其次，它便可以在「自力更生」的名堂下，強迫工人加強勞動，生產、生產、再生產，而工資卻降低、降低、再降低，這樣一來，就可以達到堂而皇之地加緊壓迫和剝削人民，以緩和其財政經濟危機加速惡化的目的。

記得不久前，李光耀傀儡當參觀了本地一家專售中國貨品的百貨公司以後，就假意地讚揚道：「中國之所以能製造這麼多價廉物美的貨品，是因為他們的工人能刻苦勤儉，不計較個人利益的緣故。」接着他還表示：要新加坡工人向他們「看齊」。很顯然，李光耀的這一番甜言蜜語，正是爲了兜售其「自力更生」的救命膏藥，欺騙工人們以爲也應當替李光耀傀儡集團乖乖地賣命工作，「忍受犧牲」以增加國家收入。

那麼，就讓我們看看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所謂「自力更生」的經濟政策，到底是什麼貨色吧。

毛主席教導說：「我們的方針要

放在什麼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礎上，叫做自力更生。」因此，所謂自力更生的經濟政策，應當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民族經濟。可是，李光耀傀儡集團的經濟政策，却是徹頭徹尾的媚外的，是依賴外國壟斷資本的。李光耀傀儡本身就會多次強調：要發展工業，就得依賴外國的投資，同時，對外國壟斷資本的投資，予以五年的豁免所得稅及種種的方便。

最近，它還更露骨地提出反工人的「僱傭法案」，而且特別宣稱這是爲了吸引外資，也即是壓低工人工資、削減工人應享受的福利金，不許罷工等，以方便外國壟斷資本家的投資可以贏得更豐厚利潤。由此可見，李光耀傀儡集團爲了背棄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以壯其腰桿，是何等戰戰兢兢地唯恐對它們照顧不周啊！

另一方面，李光耀傀儡集團也曾多次向美帝控制的「世界銀行」及「亞洲復興銀行」貸款，作爲其發展「公用事業」的費用，如巴絲班讓水力發電廠和最近正當開掘的萬禮蓄水池。吳慶瑞在今年三月卅日的廣播講話中，也宣稱將向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四萬萬三千五百萬元

強烈抗議拉曼政權企圖封閉我會

○梨業工聯會聲明○

拉曼傀儡政權於四月廿日致函我會，恫言將於六月廿日吊銷我會「註冊」。對於這一反革命反人民的罪行，我們要表示最最強烈的抗議，和最最嚴厲的譴責；同時，我們也要鄭重指出：你們企圖通過封閉我會以達到鎮壓我會屬下工友鬥爭的陰謀，終歸是要遭到徹底地可恥的失敗。

我們最最偉大的革命導師毛主席說得對：「在人類歷史上，凡屬將要滅亡的反動勢力，總是要向革命勢力進行最後掙扎的。」當前，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正面臨着政治、經濟等無法克服的嚴重危機，正面對着廣大工人、漁民、農民、學生更劇烈的鬥爭，和沉重的打擊，其處境是越來越困難了。但是，爲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統治地位，他們用盡一切法西斯手段，最殘暴地進行逮捕監禁、毆打革命人民和瘋狂地封閉革命左翼組織。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有廠商、膠業、鞋業、書報業、木器、理電髮、園坵、建築業、電總等工聯會被蠻蠻封閉了。現在，它又把魔爪伸向我會，這一切的一切，在在說明了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正在作瘋狂的垂死掙扎。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如若敵

人起勁地反對我們，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綫，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有成績了的。」拉曼傀儡政權以所謂「你們違反職工法令」，而企圖吊銷我會註冊。拉曼傀儡政權這一反革命行動，不但說明了我會始終站穩反帝反右立場和高舉群眾鬥爭路綫偉大紅旗的正確性，而且說明了我會堅決捍衛工人權益和狠狠打擊敵人方面做得很有成績了。

我會屬下「馬來聯廠」工友於四月十八日的停工鬥爭是合理的、必要的、正義的。因爲它是爲了抗議反動的資方企圖削減工友的薪水十五巴仙至廿五巴仙，以及取消月薪工友的花紅工友的英勇的鬥爭，非但使反動資方驚慌失措，也使得拉曼傀儡政權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於是迫不及待地就在廿日致函我會，企圖吊銷我會「註冊」來達到鎮壓工友的鬥爭。這完全暴露了拉曼傀儡政權外強中乾的紙老虎虛弱本質，它們是不堪一擊的。我們要

高呼：馬來聯廠工友的鬥爭幹得好極了！繼續幹下去，直至勝利！」

拉曼傀儡政權吊銷我會「註冊」，是不能壓制我們工人階級要革帝國主義的命，造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反，也不能打擊我們工人階級爲爭取祖國真正獨立統一的堅強信念。毛主席說：「他們對於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今後，雖然我們的組織不存在，但是我們工人階級認爲，對於反動派所給予的所謂「合法」組織，是絲毫沒有幻想的。既然反動派要收回「註冊証」，那我們就更堅決更徹底地走我們的路，更猛烈更沉重地打擊反動派，我們工人階級是依舊要將革命進行到底的。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是一切反動派鎮壓革命人民應得的後果。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所幹下的一切反革命反人民罪行，是完全不能挽救其將滅亡的命運。馬來亞人民必將徹底埋葬你們這批害人虫，一個紅彤彤的新馬來亞終究要在革命的凱歌聲中誕生的！

最後，我們呼吁工友們提高警惕，做好思想和組織上準備，充分地認識毛主席「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教導，團結起來，隨時響應號召，迎頭痛擊敵人的一切進攻，把鬥爭進行到底！我們也希望馬來亞革命人民即刻行動起來，給予我們必要的支援！

馬來亞工人階級團結起來！
堅決粉碎吊銷「註冊」的陰謀
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萬歲！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

要聯盟停止製造恐怖氣氛，停止對政治拘留者加以虐待，迅速地接受他們的意見早日將林丘陳王等釋放。同時，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所達致的五十四項協議必須切實履行。倘聯盟當局不懸崖勒馬，置各方意見於不顧，則只有導致絕食事件的惡化，如此聯盟難逃其罪！

砂勞越人民聯合黨

針對六六絕食鬥爭事件發表聲明

砂勞越人民聯合黨六月七日就古晉六哩集中營的政治拘留者於六月六日展開絕食鬥爭事件，發表聲明。聲明全文如下：

古晉六哩集中營的政治拘留者，爲了促進聯盟當局早日無條件釋放林月明、丘立基、陳存護、王煥朝等患上嚴重病症的拘留者，在有關於當局置若罔聞無理拖延的情況下，不得已又下了付出最高代價的決心，在昨日又一次展開一項絕食鬥爭，以示抗議。我黨以爲，對於當局根本無法公布他們罪狀的政治拘留者來說，人身自由基本權利被剝奪殆盡，身心蒙受折磨的情況下，再加上由於不能得到良好醫藥照顧而嚴重病症的威脅，因此，他們展開這項要求釋放病重者的絕食鬥爭，是合情合理的。在這種情況下，倘聯盟當局再視政治拘留者的生命如兒戲，不迅即接受他們的要求，無理拖延下去，那麼，嚴重後果的出現是必然的，而聯盟當局必須負全部責任。

我們了解到，林月明患重病至今一年有餘，健康情況惡劣之極，我黨在今年四月廿二日曾發聲明力促聯盟反動政權無條件將伊釋放，但聯盟當權者充耳不聞，方導致這次絕食的發生，爲此，聯盟須負這一後果的全部責任。其他如丘立基、僅存一腎臟，加上患有心臟病，其健康情形可知，陳存護長期患心臟病，近期更嘔血頻頻，而王煥朝

我黨要強烈指出，這種置人命於不顧的做法，是一種慢性的謀殺。我們知道，政治拘留者絕食不是犯人，他們只信仰與政見與聯盟政權相左而被無理拘禁，因此他們生命的安危維繫於聯盟政權手上，倘有不測，則聯盟當局難逃國際公法與我國人民的裁決！

我黨要嚴正指出，當務之急是





行動黨的官老爺常借建築業來吹噓什麼「新加坡繁榮」，誇耀自己的「功勞」。

按照常理，建築業如此「蓬勃發展」，而從事建築業的工人的工作待遇，應該要很好才是。但是，事實却剛剛與此相反。現在就讓我們來談談建築工人的工作待遇的情況吧！

在建築場上的工人，被資本家分為三個等級，即大工，小工和學工。所謂大工，通常指工作較久而富有技術的工人，例如疊磚、塗牆、裝水喉、做木工……等等。他們的待遇在七元至十元之間。所謂小工是從事最笨重的工作的工人，例如掘溝、挑磚、弄石灰、搬沙石

大工·小工·學工

—羣攻—

……等等。男女工雖同工但不同酬；男工通常在五塊至六塊之間，女工却在四塊至五塊之間。最後一種是學工，他們大多數是年青的小伙子，有的是畢業了，找不到其他工作而來的；有的是在行動黨的不合理教育考試制度（包括小學、中學、高中等會考）底下，所謂「不夠水準」，而不能繼續升學，走到工廠來的；另外一種是家庭經濟困難，讀到某一階段綴學而來的。他們的工作粗重，但是待遇最差，每日薪金通常是二元半至四元間不等。例如學電的每日薪金只有兩元半，學水喉的亦然，學砌鐵的在三元左右，學電梯的三元，學疊磚的四元。

同樣是工作，然而待遇差別很大。為什麼呢？這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是行動黨走狗政權

一手製造的。老板把工人分為三種後，並依等級付給薪金，對他們來說，是具有兩重的好處。首先由於待遇之間的差別，使工人之間產生猜疑，不能團結。這是資本家日夜盼望的可恥目的。其次是老板利用學工這個「名堂」來壓低工人的工資。表面上是學工，實際上同大工、小工的工作無異。例如學電的工作是打牆洞，學水喉的是挖泥兼打牆洞，如果老板請一位學工，每天只需要付出二元半至三元的工錢。如果請小工，雖然工作同樣是打牆，但老板却要多付出一倍的工資。由此可見，本來已受剝削很利害的建築工人，在老板的狡猾手段底下許多新工所遭受到的剝削是何等殘酷！等到這批學工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實踐後，大概可以成為小工或大工了。在這個時候，倘若老板是需要多一些小工或大工的話，他才願意加薪，否則，學工永遠是學工。在這種不加薪的情況下，學徒們當然不願意再按下去的，就會被迫離開該工場。這時，資本家又可以再度以請學工為名，招來一批新工。如此，不斷進行殘酷的剝削。

我們建築工友每日幾塊錢的薪金是不够用的。一天工作時間里要吃早餐、午餐和點心，還有在建築場上的工作都是相當粗重的，加上烈日煎晒，一天至少也需要喝二、三包水（每包通常一角）。這樣平均每天一位工人雖盡量節省，也要花兩塊錢，除此，還有香烟錢，車費，而且在雨天便要失業（室內除外），這些都不計算在內，每天大工扣除用費，最多剩下五、六塊，小工可能剩下三塊半至四塊，至

（轉入第十二版）

聽我說句真心話（一小販）

我們是蒙巴登區加冷舊機場吧剎同業，我們向大家說句真心話。

最近幾天來，李光耀反動政權的走狗差不多每天都會二三次來干擾我們同業的生活，說什麼：「小販在吧剎外邊排攤不衛生」，說什麼：「阻擋交通，是非法的」。他們就憑這樣的借口來逼害我們。

大家知道，吧剎內的攤位的租賃費是一方面，申請了大半年拿不到一個攤位又是另一方面。原來要得到攤位是在行動黨家族制度下憑介紹或拉關係才有辦法。我們為了一家大小生存活命，不得不挺而走險，冒所謂「非法」，在吧剎外排一個小攤。李光耀政權根本不體諒人民的生活疾苦也罷了，為什麼還派來了一打以上的走狗強盜來擾亂我們的生活呢？李光耀走狗這樣急於逼害人民，壓迫小販，我們是絕對不會坐視的。

曾經有幾天是這樣的：當我們把攤位排好後，顧客也多了，正在討價還價，但是李光耀走狗派來許多走狗，很卑鄙、偷偷摸摸地從一座屋後突然跑出來，像一群強盜似的，看見我們同業就捉，捉了就記「三萬」。他們非常可恥，竟不穿制服，只穿便衣，企圖魚目混珠，使同業們認不出他們的醜惡面目，但是，他們失敗了。強盜的醜惡本質我們怎麼認不出來呢？當這批強盜來時，來不及逃走的就被記「三萬」，一張就是二十五元，天呀！我們一天的生意也不會賺這麼多錢，何況一星期之間可能接二連三的被記上三張以上，總共就要付一百多元，這叫我們如何生活下去？這不是迫害是什麼？這批青臉獠牙的走狗強盜，就這樣每天來勢兇兇，而我們一天的生活費就被這批強盜

有些同業們看不清敵人的醜惡面目，以為這批強盜們來時，可以向他們求情，不要記「三萬」，誰知道求情多次了，也免不了要被記上「三萬」，同業們！要明白李光耀傀儡是不會放下屠刀的。他們這樣公開的搶人民的錢財，正說明他們是道道地地的美英帝國主義最忠誠的走狗。今天我們不能對李光耀走狗政權和「小販協會」有什麼幻想，我們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進行反抗！

「僱用法案」一旦實施

。一群工斷工友。

工人將被老板任意擺布

我們是一間新開設的工廠的工人，進廠工作還不到三個月，「僱用法案」一提出後，上至經理，下至工頭，就不斷的恫嚇，警告工友們說：「根據僱用法案的規定：工作不上半年者，公司只要一天的通知就可以開除任何人，即不必付半分解僱津貼，也不需說明任何理由。所以，你們要好好工作，服從公司的命令。」

請看！「僱用法案」還沒有通過，老板就那麼的囂張，一旦實施那還了得。工人如果不服服貼貼地聽取老板或工頭的指揮，隨時隨地有被開除的危險。如此下去，老板可以經常請新工，開除工作將到半年的工友，這樣的以新代舊的實行下去。

無疑，「僱用法案」一旦實施，我們工人的一切生活權益，都被

剝奪殆盡，老板「合法」地要求工人做他賺取利潤的馴服工具。照此辦理下去，不但星島工人多年流血爭來的一點權益完全付諸東流，而且增加更多、更苛刻、更野蠻的壓迫與剝削工人的條例。在這樣的情況，行動黨口口聲聲談什麼「照顧工人利益」的真象是什麼？人們就不難理解了。

在這里，我們要警告行動黨，我們工人階級，並不是好欺侮的，如果行動黨胆敢蠻幹下去，我們就要叫它嘗嘗我們工人階級鐵拳頭的滋味。



董存瑞

一班長聽了，羞得脖子都紅了，他在責備自己，為什麼他班的同志也和他一樣，覺得不能怪董存瑞不沉着，相反，他是多麼的勇敢，多麼的沉重啊！

董存瑞聽了，他覺得自己還是有責任，站起來說：「暴露目標我有責任，我是一個班長，我還沒有很好地穩住一個經驗不多的新戰士，今後我在這方面是需要更加地努力。但是，我希望大家還是把第一個爆破任務交給我們！」

連長接着說：「大家都很清楚，你們是不是都同意董存瑞擔任第一個爆破任務呢？」刷的一下，全連的手都舉起來了，一班長的手舉得最高。

董存瑞走上主席台，興奮地接過紅旗，他莊重地說出了自己的決心和保證：「第一，堅決完成爆破任務，不消滅敵人，誓不回來！第二，輕傷不下火綫，重傷不喊叫。」

董存瑞開始點將了。他要選擇和他一起合作的火力、突击、支援等小組人選了。戰士們都緊張起來，眼睛死命地瞪着董存瑞，似乎說：選我吧！

董存瑞又興奮又緊張，臉上不禁露出難色。他知道每個人都希望選中自己，但是，這怎麼行啊，難道全連都去送炸藥嗎？他選了鄧順義做突击組長，選了二排長做火力組長。現在只剩下支援組長了。他拿着寫着「支援」大字的紅旗走去，戰士們心情緊張起了。他的眼光剛一碰上一班長眼光，一班長臉都紅了，急忙低下了頭，一班長認定董存瑞是不會選中他的。

「支援組長，一班長！」董存瑞大聲叫着，把紅旗遞過去，如雷似地掌聲響起來了。一班長一個箭步跑上去，接過旗，緊緊握着董存瑞的手，激動地快掉淚了，說：「我們全力支持！」

黨支部又決定董存瑞為執行爆破任務的整個組織的黨小組長。他感到這是黨對他的莫大的信任。他決心以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那樣去完成人民所交給他的任務。他在黨小組會上提出：任務要堅決完成，但處處要勇敢沉着；火力一壓住敵人，就立刻衝上去。如果壓不住敵人，也要找敵人火力交叉的空隙鑽過去。

☆ (八) ☆

早霞染紅了東方。董存瑞手挾炸藥，伏在前沿陣地壕溝里，待命出發。臨攻前的時間，變得那樣使人難熬，一分鐘比一天還長。

董存瑞的任務是掃清敵人外圍工事。這個核心工事共有四個地堡。董存瑞事先進行了周密調查，計算了又計算，制定了認為滿意的作戰方案。他對黨交給的任務，充滿了信心。現在只要命令一下，他就可以飛奔前去。

攻擊的信號飛上了天空。

大炮吼叫着，炮彈帶着刺耳的尖聲飛向陣地；機槍像台風一樣，狂掃敵陣。敵人的炮火也猛烈還擊了。隆化城鎮頓時成了一片火海。

爆班手出市的命令下來了。

董存瑞一揮手，火力組的機槍狂叫着，用熾烈的火力，壓制着敵人的地堡。董存瑞夾起炸藥，一個箭步衝出去了。鄧順義、王德勝、小李，也緊張着衝出去了。

董存瑞彎着腰，像一陣風一樣，跑着三字形，接近了地堡。敵人發覺了，集中全部火力向董存瑞掃來。董存瑞眼疾手快，早爬在土坡下。

鄧順義對准地堡，扔了兩顆手榴彈。響聲剛起，董存瑞早從煙霧中衝了上去。

董存瑞衝到地堡前，敵人機槍又叫響了。他機智地伏在地堡的兩個槍洞之間。機槍震得他微微發顫。他迅速地把炸藥架在地堡上，拉響了導火綫。隨即翻身滾了下來。

山崩地裂一聲響，一股黑煙衝向天空，地堡炸飛了。董存瑞被氣浪震得頭發昏，耳朵里翁翁響。他知道，這是緊要時刻，一秒鐘也不能錯過。他爬起身來，夾起第二包炸藥，衝過第一個地堡的煙霧，跑到了另一個敵人的地堡。當敵人清醒來時，他早把炸藥拉響了。這個地堡又炸飛了。

緊接着又響了兩聲巨響，王德勝和小李把另兩個地堡也炸掉了。

我軍的小號兵，高高站在小丘上，尖銳的沖鋒號響徹云霄。王萬發連長揮着紅旗，全連衝上去了。嚇破胆的敵人，倉皇潰退了。外圍戰勝利結束了。

敵人司令部——隆化中學圍牆也看見了。戰士們猛撲過去。正當這緊急關口，敵人六挺機槍，像狂風暴雨般打過來。這突如其來的火力，把我們戰士壓制在一條小土坡下面，抬不起頭來。

原來那六挺機槍是從梁上打來的。那座橋梁在中學牆外的河上，橋的兩邊築有牆，頂上還有蓋頂，成了一個堅固的碉堡。不拿下它，就接近不了中學。

連長用堅決的聲音說：「二排

去炸破！」

炸破手李振德挾着炸藥衝出去。他忽而左，忽而右，向敵人碉堡忽馳而去。他用這種巧妙方法，前進了幾十米。但是，密集的子彈打中了他。他躺下了。

戰士們都屏着呼吸，焦急起來。就在這時，他又掙扎起來，向碉堡爬去。但這是一片開闊地帶，無處隱蔽，他犧牲了。

「連長，我去炸掉它！」董存瑞爬過來說。

連長搖了搖頭。他知道董存瑞剛完成了艱巨任務，需要休息。

接連派出兩個爆破手，都沒有完成任務。

「連長，我去炸掉它！」董存瑞又請求道。

連長咬着齒，沒有做聲。

團部來了緊急命令，友敵突進敵司令部了，要連長趕快從東北角揀進中學去。

董存瑞握得指頭格格響，為了勝利，是刀山他也要爬過去。他對連長說：「請准許我去！」

連長緊緊握着他的手。董存瑞立刻感到，有一股熱血流遍了他全身。連長親切地說：「小心點！」

「連長，我去掩護他爆炸！」

鄧順義向連長請求。

連長點點頭。董存瑞看他一眼，似乎說：多好的同志啊！

同志們打出了手榴彈，董存瑞、鄧順義縱身跳了出去。

董存瑞忽左忽右地爬着。敵人的機槍打緊了，他就伏下不動。敵人以為他死了，轉移了射擊目標。這一剎，董存瑞迅速滾進了好幾米。敵人的機槍又慌慌張張朝他打來。突然，像有人猛掠了他一下，腳麻木了。血一滴一滴流出來，洒在沙土上。

傷口愈來愈痛。他咬着齒，不去理會它。他思考的是：怎樣才能接近碉堡。他環顧四周，盡量選擇有利地形，向前爬去。敵人在瘋狂地掙扎，六挺機槍，像撒胡椒米似地把子彈打過來。董存瑞面前成了一片火海，死亡緊緊地壓迫着他。他僅僅靠着一塊凹地，隱蔽起身體。

可惡的碉堡離開董存瑞不過五十米。但這一帶，每寸地都落下密密的子彈，就是鳥兒也休想飛過去。

董存瑞知道，五十米看來很近，實際離自己很遠。只要一步不慎，自己就永遠不能完成黨的任務。他想：硬衝過去是不行的，必須用智慧。他向鄧順義做了一個手勢，鄧順義立刻用手勢回答：準備好了。董存瑞感到很滿意。老戰友和他

革命故事



黃繼光

四川省中江縣興發鄉（又名發財鄉）是個美麗的山村。周圍群山環抱，四季常青，景色動人。1930年農曆11月30日，黃繼光就誕生在這個鄉的一戶貧農家庭里。黃家祖輩幾代都是勤勞儉樸的農民，可是在舊社會，正像別的貧農農民一樣，他們披星戴月，辛辛苦苦勞累一年，打下的糧食除了繳租上稅，所剩無幾，一家人總是要餓着肚腸熬日月。就得憂郁成疾，無錢治療，眼睜睜咽了氣。從此，留下幾個孩子全仗黃媽媽一個人扶養。那年，中江縣大旱，赤地千里，莊稼全都枯死，顆粒未收。家里沒有一點吃的，黃媽媽只好帶着孩子們去要飯。田里不收，討飯也討不着啊！眼看幾個孩子餓得皮包骨，最小的連床都起不來了，黃媽媽心如刀絞，淚珠幾成串往下滾，她想來想去，覺得窮人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死路一條了，便在一天夜晚把孩子們叫到跟前說：「娃娃，只怨你們命苦，這日子再也過不下去，我沒法再把你帶大……」說到這兒，她已經不成聲。黃繼光一眼發現媽媽手里拿着耗子藥，嚇壞了：媽媽要尋短見呀！他急忙抓住媽媽的手，哭着說：「媽媽，求你

合作得很好，即使一個眼光，一個手勢，都能很快領會。

鄧順義接二連三打出了手榴彈。手榴彈在碉堡前開了花。敵人楞了一下，機槍卡住了。在這一瞬間，董存瑞借着黑烟的掩護，爬起來，衝着碉堡跑去，跳到河里。鄧順義也跳進河前的壕溝。

這是條干涸了的河，河上有橋，碉堡就築在這橋上。

敵人清醒了，六條火舌繼續瘋狂舔着前面的闊地帶。可是敵人對董存瑞已無可奈何了。

董存瑞走到橋下。這橋離河床有一人多高。他沒有火藥支架，河里也找不到棍子。董存瑞只好將炸藥放在橋沿上，可是兩次都滑下來。要是放在河床上，又炸不毀碉堡。他急得身上像着了火。

中學里面，沖殺聲一陣緊一陣。董存瑞心急如焚。他很清楚，友軍正在和藏在暗壁中的敵人廝殺。每延長一分鐘，就有更多的戰友傷亡。

他手中只有一包炸藥，怎樣才能用這包炸藥炸毀碉堡？

不要這樣子，等我們長大了就好了。我們喝涼水也要活下去……」全家哭成了一團。

黃繼光爲了養活媽媽和弟弟，不得不到地主李積成家去幫工。李積成是逼死父親的仇人呀！仇沒報，冤沒伸，又把自己往虎口里送，怎麼能行？可是，那時候，窮人路窄，明知是不好走的路也得走！

十二歲的黃繼光在地主李積成家里，什麼活都得幹。他白天放牛、割草、挑水，晚上回來還得給地主婆娘端水，端飯，拿尿盆，刷便桶；一個手脚不到，就挨罵挨打。有一天，牛屙了一堆屎在院子里，因爲天旱，黃繼光沒有看見，李積成就扭着黃繼光的耳朵硬逼着要吃他吃下去。黃繼光實在受不了侮辱，一賭氣，回家不幹了。

黃繼光決定離開那里的地主老財們遠遠的，回家第二天，他就上山砍柴草賣，有時候去担脚力，還學着作綫香……。不知有多少個白天，他排着柴餓暈在荒蕪的山坡上，不知有多少個夜晚，他磨着香料，被香面子熏得暈倒在那走不盡的磨道上，可是，生活還是那樣的困難。

1949年，黃繼光帶着小弟弟繼恕，在小河溝里撈蝦子，突然從對面竄來一條大狗，後面跟着二流子魯左福。魯左福一面跑，一面扭開破鑼似的嗓子喊：「打狗啊！堵住它！把它打死！」黃繼光慌亂

中用撈蝦子的竿子一擋，狗便落到小溝里去了。魯左福想吃狗肉，跑上來就勢一頓打，把隻瘋狗打死了。這一下，禍從天降，原來這狗是甲長胡世風的。

甲長胡世風兄弟幾個都趕來了，他們硬說狗是黃繼光打死的。逼着黃繼光背狗遊街。黃繼光氣得喘大氣，說：「你那只眼睛看見我打死你的狗呢？」可是胡家兄弟幾個人多勢衆，不容黃繼光分辯，七手八腳地就把死狗綁在黃繼光的身上，狗頭歪掛在黃繼光的脖子一邊，狗嘴里的血淌了他一身。黃媽媽聽說連忙跑了來。甲長胡世風對黃媽媽說：「黃二娘，我的狗是一天一斤肉喂大的，火元子（黃繼光的乳名）打死了我的狗，你看怎麼給我賠吧，是當壯丁，還是償命？」黃媽媽哀求說：「娃娃年小，不懂事，饒了這次吧。」甲長的幾個兄弟七嘴八舌說：「吃了燈草，說的倒輕稍。要他買十捆紙錢燒。」「要他給狗作道場。」「非叫他給狗端靈牌帶孝不可……」後來在鄰居們的哀求下，才把狗從黃繼光的身上解下來，但要罰黃繼光兩根柱子修廟。好心的老人們說：「快給甲長作個揖，免罰了這兩根柱子吧！」黃繼光聽了，突然掙脫母親的手，一下子從人叢中沖了出去，頭也不

【待續】

隨着火光一閃，巨大的響亮震得山搖地動。濃烟把太陽也遮住了。碉堡炸得無影無踪。

十九歲的董存瑞英勇地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用自己的身體爲勝利開闢了前進的道路。

那巨大的響聲，就像一聲號令，戰士們一躍而起，衝過烟霧，撲向敵人。

王萬發高聲喊道：

「同志們，前進！爲董存瑞報仇，前進！」

隊伍像潮水般湧進了中學。

紅旗在隆化中學升起來。殘餘的敵人投降了，隆化解放了。

師長和戰友們跑到橋型碉堡前，默默地脫下帽子，向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優秀的兒子致敬！

偉大的英雄，中國人民優秀的兒子——董存瑞，就這樣壯烈地爲祖國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他那種高貴的品質，英雄的形象，將永遠活在人民的心里。

【完】

董存瑞抱起炸藥，一個念頭很快閃過去，他好像看見了王萬發，想起了那句名言：只要有一顆鋼鐵的心，就是千無寸鉄去打仗，也毫不懼怕。

董存瑞眼睛閃着光芒，思潮似波濤洶湧。他彷彿看見被橋頭碉堡火力壓住的戰友盼望着他；中學里的戰友道道地地要他支援；人民殷切地希望他……。崇高的理想閃閃發光。爲了勝利，就是犧牲自己，也要炸毀敵人的碉堡。

董存瑞挺起胸，昂起頭，大踏步走到橋底中央，毅然地用左手托起炸藥，抵在橋底下。

他用閃閃發亮的堅定的眼光，望着鄧順義說：

「如果我沒有炸毀它，你來完成！」

他用右手將導火綫猛一拉。導火綫燒着了，閃着耀人的火花，急速地燒向炸藥。

董存瑞看了一眼導火綫，它離炸藥只一寸多了。他用盡全身力量，大聲喊道：

「同志們，爲了勝利，前進！」



(24)

1968

雜談『帝奴』的本色

《馬羣》

凡屬奴才，皆有其本色和特質。雖或有時會出現些程度、形式上的差異，然而，他們對主人、老板、富翁之流的阿諛獻媚，卑躬屈膝，却是具有共通性的。它們所具之特出本色，也同樣係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特別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集團）之命是聽，唯「反人民、反革命」之政策是行。此乃革命人民早已熟知者。

我們這里想談的，正是美英帝的忠實奴才——哈里李光耀，作為一個「崇英媚美」的「帝奴」，如何替其主子的反革命事業「排難解危」之可恥本色。

衆所週知，在東南亞的許多帝國主義奴才、走狗當中，哈里李光耀可說是其中之佼佼者，也是最肯賣命，最能得寵的一個。此已於去年杪，哈里李拜謁其美、英主子期間「亮」了相。而最近，哈里李集團為了要更發奮地替資產階級，主要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及其主子們效犬馬之勞，更殘酷地向廣大的人民，特別是革命群眾進行政治迫害、經濟剝削起見，除開再次作「朝觀英主」之行外，對內則利用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所謂「國會」，加緊通過一系列大有利於本地資本家及外國壟斷集團，却極有害於星島勞苦大眾的反動「法案」。如「僱傭法案」、「民事修正法令」、「土地徵用法令」等等。

在此之前，哈里李應邀出席了資產階級的「僱主總會」常年宴會，並發表了一篇深獲帝國主義和資本家們同聲讚賞，拍案叫絕的剝削「進化論」。僱主們要怎樣對工人階級剝削才算是「進化」呢？也即是說資本家們要用什麼方式，才能更深入、更狡猾地將勞動人民的骨髓吮得更盡，血液吸得更乾呢？且聽哈里李奴才荒誕之「傳論」，自可一目了然。

“...會後，我們（指行動黨反動集團）將達致勞工、僱主、「政府」三方面關係的新型範。「政府」方面，我們將通過新的法律，保證你們（即僱主、資本家）獲得利潤。僱主方面要得到更多的利潤，用於擴展他們（亦指僱主）的工業，來獲取更多的利潤；因此，所要求於工人方面的，便是他們克盡最大的努力，減低產品的成本至最低限度，使（僱主）獲得高度的利潤。在工人方面，有時認為應於「最低度」的工作，獲得「最高度」的報酬，這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已証明是有「損害」整個國家的；因此，工人須克盡「最高度」的努力，以獲取在現環境下可能得到的「最高度」報酬。”此即哈里李對「僱主總會」講演之重點。

根據奴才李光耀的這個自我招

供，則它認為在過去行動黨統治下的九年期間，反動派、資本家向人民之剝削與壓迫，其程度似乎還不够苛毒，其方式亦嫌老舊、不進化，不足以把勞苦大眾抽剝得更精光，壓榨得更干癟的。所以，今後必須是由反動政權先行通過各類「新」法律，保證資本家們都能對工人階級「剝削有理」；然後，僱主便可借此做依據，配合黃色工會及行動黨各種御用工具，加上反動政權之背地里串通和陰謀勾結下，用各式堂而皇之（實則荒謬之）之借口、條例，強壓勞動人民要更沒命地工作，為資本家增進生產，贏添利潤。否則，便是有「損害」及所謂「新加坡共和國」。它還可笑地「引証」日本、西德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畸形社會現象與外強中乾之經濟情況，當作是支持其反動謬論的註腳。這就是哈里李所津津樂道，推崇備至的「剝削進化論」；這也顯示了「帝奴」的最大本色。

當然，為要表示其無限忠於主子的奴心，討美英帝之所好，在哈里李本人而言，大罵「共產黨之「無能」、「可惡」，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制度是不得人心等」，則是在所難免的。與此同時，亦不忘替行動黨法西斯統治下的「新加坡」社會，自行落力地吹噓、粉飾一番。

只是，事實却無情地揭露：奴才李光耀所極力吹捧的東西，不過系資產階級最賞識之「美麗的抽象畫」罷了，廣大的勞動階級根本得不到「實惠」。

最後，哈里李向自我慰藉地把他那套「謬論的實現希望，寄托於所謂的「下一代」身上，且絕望地在「國會」里哀號什麼：「沒有人能預測我們（行動黨反動派）在這地區將會有什麼變化，也沒人能够知道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世界的均勢怎樣改變，或誰在東南亞佔有優勢。」

但是，今天的整個國際情勢是「東風壓倒西風」，是「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了壓倒的優勢」。因此，我們革命人民倒願意為你們這些可憐的「帝奴」，預算一下壽命，那即是：不論帝國主義反動派企圖進行怎樣的垂死掙扎，也不管是七十年代末期或八十年代，世界的均勢仍將循着「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這條歷史客觀規律發展下去的；而你們這些依附於帝國主義勢力的寄生奴才，也必然只能是它的陪葬物。我們須再次警告你們——行動黨傀儡集團，你們這批出賣人民的反動傢伙若不早日悔罪的話，那麼，帝國主義全面覆滅之時，亦將係你等與其同歸於盡之日。當馬來亞（包括星島）人民徹底翻身，當家作主之後，是決不會寬饒你們的。

可敬的姑娘

·小兵·

晨風習習
鐵馬奔馳在大路上
啊，年青的姑娘
為什麼這樣忙？
噢，那身穿藍裙白衣
天真可愛的幼兒
正在等你
帶他們上幼兒班

隊伍多整齊
幼兒多聽話
手攜手，肩並肩
天真的臉上
突展甜甜
姑娘的心里
光榮快活
媽媽安心上工去
姐姐安心上巴利
幼兒安心上了課

自從幼兒進了幼兒班

學會寫字讀書和歌唱
看見爸媽賠錢時
還會天真地說：
「媽媽，先生說
賭博不是好行為！」
爸媽微笑又慚愧
這分功勞該歸誰？
姑娘已花了多少心血
除了歸她又歸誰！

風吹日晒和雨淋
日日忙碌不停息
姑娘心里
只把幼兒牢牢記
幼兒班就是她心肝
啊，年青的姑娘
為什麼這樣偉大堅強？
是毛主席親切的聲音
教你一心為人民
做個人民的勤務員

向着北京，向着光明

==向紅==

向着北京
向着光明
向着世界革命的中心

向着北京
向着光明
向着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北京
一面從莫斯科接過來的紅旗
它指向那里
人民就向那里挺進

北京
一個在東方紅的歌聲里
誕生的新城市
它的光輝照到那里
那里就洋溢着戰鬥的新氣息

想起了你
北京啊
革命人民在鬥爭中
拳頭握得緊緊

想起了你
北京啊

我們就有百倍的信心
千倍的勇氣

每天
世界人民傾聽你那雄壯的聲音
每夜
世界人民注意你發出的最新指示和命令

向着北京
向着光明
向着世界革命的中心

掃

菜担才擺好
一陣騷亂
「地牛」來了
亞忠伯心一慌
搭上扁担
忙往小路逃
巴利外面
一片混亂
小販猶如遇上劫難
還未發市
就來掃蕩
一張「三萬」
勝過千斤重担

一不留神
石頭絆脚
菜担跳起
人也撲倒
警察如豺狼
撲到身上
血在額上流
心在胸中跳
「老天呀，老天
偏欺苦命人！」

「地牛」得意癡笑
警察兇狠謾罵



蕩

亞忠伯反手被捉
菜担上了警車
淚珠濺住雙眼
亞忠伯又氣又恨：
「做買賣也犯法
難道叫我們吃泥沙？
還租還稅樣樣緊
物價飛漲工作又沒有
政府好比強盜頭！
政府好比強盜頭！」
「反政府，反國家
就請你吃拳頭！」
「地牛」照胸一拳
天昏地暗金星午
一陣劇痛透心髓

嘔頭熱辣辣
亞忠伯吐出一口血

「地牛打人呀
地牛打人……」
小販衝上前
拳頭緊握在胸前
地牛警察臉色變
一陣青後一陣白
拔出手槍
對準小販
押着亞忠伯
急忙上警車
狼狽地逃走
可憐亞忠伯
又要挨坐牢
一家大小
又往何處靠？

◁小兵▷

希望的火 焰

越民

聲聲的戰鼓，
敲出了八百萬人民的心聲，
陣陣的槍聲，
打出了祖國土地上的新局面……

阿沙漢的割膠工人，
展開了長途徒步的請願；
直涼園的階級兄弟，
也堅持了長期的罷工鬥爭……

泉成園的黃梨工人，
英勇地打下了資本家的氣燄；
在黑夜統治着的土地上，
爆發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

受盡迫害的淺海漁民，
舉行了憤怒的海上大示威；
年輕漁民劉與海的鮮血，
就會濺滿關帝亞齊的海面……

華都牙也的愛國志士，
展開了氣壯山河的絕食鬥爭；

麻坡集中營的祖國兒女，
對華營的同志們作了有力的支援！

直落昂的馬來農民兄弟，
勇敢地起來奪回被霸佔的土地；
在祖國最南端的海島上，
已照遍了毛澤東思想的無際光燄。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作一次最後的鬥爭……」
配合着邊境的槍聲和鼓聲，
土地到處起伏着國際歌的歌聲。

聲聲的戰鼓，
敲響了八百萬人民的心聲；
砸碎美英帝國主義的枷鎖，
粉碎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

陣陣的槍聲，
點起了馬來亞希望的火燄，
八百萬人民團結起來，
馬來亞的崇高理想就一定實現！

熱

諷

冷

嘲

如此生搬硬套

(梁撲貝)

有一次，哈哩李到一間剛開幕的專售中國貨品的百貨公司逛遊一轉，回來之後，假惺惺地說：「中國能够製造這麼多價廉物美的貨品，完全是他們的工人勞動刻苦的結果！」，接著他希望我們工人也能够向中國工人看齊：埋頭苦干，不要太過計較個人的利益。

言下之意，似乎埋怨我們工人不够勤勞，只照顧個人利益，沒有「愛國」心。

然而，誰不知道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工人們的勞動果實，皆歸國家所有，所以，他們刻苦工作，是爲了建設偉大的祖國，和鞏固勞動人民的政權。

而我們目下的社會却是一個少數特權階級剝削和壓迫廣大勞苦大眾的社會。勞苦大眾無隔宿之糧，連起碼的三餐都不得溫飽，而哈哩李要我們工人埋頭苦干，不要計

較什麼超時不超時，不要要求過高(?)的薪水，這豈不是要工人們再縮緊腰帶去增添資本家的私囊，去替老板當牛馬？

哈哩李如此生搬硬套，不是別的，正是爲了欺騙星島的工人階級。然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哈哩李的蛇蝎心腸，馬來亞人民早已看透了！

行動黨主演的義賣活劇

(冷笑)

今天，當我路經芽籠廿七巷時，偶然發現巷口掛着一條白底紅字的布條，上面寫明小販「爲籌募國防基金而義賣」。再看馬路兩邊，只見大約十多廿來攤熟食小販張燈結彩，路中間也搭了一個台。走近一看，只見台下圍了幾個衣冠楚楚的人物，台上的「部長」先生則在鼓其三寸不爛之舌，大發「偉論」。說什麼目前「國防基金」已經有五百萬，還說將來就可以購買大炮，坦克車……等。當這些「部長」先生表演完畢後，接著就是來

一個「帶頭作用」，到各攤位大吃一頓。這些「部長」們可真闊綽，也「愛國」極了，一捐就是紅紅綠綠的鈔票一大把，那些資產階級報章記者也忙着拍照。

據了解，當晚「義賣」的東西，本錢和食品全部是小販自付，而所賺的(包括本錢)，則爲李光耀傀儡集團所掠奪。那些「部長」們所謂帶頭作用大吃大喝就使小販損失更重，而所謂獻捐的錢也不過是剝削來的，絲毫也不費力，捐來捐去也是落在他們手里，既使多些也不會有所損失；相反，他們還可以在報章上出出風頭，爭個面子，真是「一舉兩得」！

不歡迎——自愿

(石奇)

本月三日，所謂「社會事務部次長」陳志成，在主持一個演講決賽的頒獎典禮時說「我們面對的問題很重大，政府就不得不號召每個人多做一些犧牲，因此便來了『青年服役』、『國防基金』及『新僱傭法案』，這些措施有些或者不受人們所歡迎，但是這是絕對必要的……」。

由此可見，在這以前他們大吹什麼青年「踴躍」參加服役，各階層人士都「熱烈」和「自願」的捐獻「國防基金」，還有什麼「義駛」和「義踏」都是「自願」等等，不一而足。而現在却自打嘴巴的說不爲人民所歡迎了。這要不是解釋爲前後矛盾，那就只能說行動黨的「不歡迎」就等於「自願」？！

的一點，以揭示事物的本質。寫雜文要從大中取小，然後才能以小見大。要善於抓住反映事物本質的最核心的一點，把主題思想集中到這一點上，從一點概括全局，從個別體現一般。

在我們收到的「熱諷冷嘲」的來稿中，我們發覺一些作者往往不能抓住這一點，他們往往抓住一個問題，就加以評論和駁斥，不善於應用「形象的刻劃」，有些作者雖然也應用了諷刺手法，但因不能針對本質，不是變成輕描淡寫，不够尖刻；就是流於庸俗。

雜文是否能寫得一針見血，這就要看作者對問題是否能挖掘得深、概括得高。這並不單純是寫作能力問題，而主要是決定於作者對問題的分析能力。



寫雜文要一針見血

江臻

「熱諷冷嘲」是專門刊登一些短小精悍、一針見血的雜文的。雜文一般總是比較短小，因此特別要求內容的集中、尖銳，魯迅稱雜文爲「匕首」、「投槍」正是這個意思。而「熱諷冷嘲」里的雜文，由於篇幅關係，一般都以數百字爲限，尤其要求短小精悍。它類似魯迅所寫的「無花的薔薇」和「隨感錄」(熱風)一類的雜文。有許多寫作的同志，由於對雜文的特征不能很好掌握，因此，他們投給「熱諷冷嘲」的文章，原意要寫成雜文，而寫出來的結果却是一篇短評。因此，爲了幫助同志們掌握雜文的寫作方法，這里想以個人的粗淺見解，闡述一下雜文的特征。

雜文是現實性最强的文藝性論文，它往往帶着戰鬥性和批判性，用簡練的語言來諷刺、批判，或揭露現實中的黑暗和丑惡現象，大至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小至思想問題和日常生活現象，都可以是雜文的題材。

雜文之「雜」，表現於它的形式的靈活性和廣闊性，魯迅的雜文就是很好的範例。它有像一篇抒情散文的、有像隨筆的、有像敘述的、有像短評的、有近於絮語的、有近於寓言的、有應用對話、日記、速寫的手法的。只有掌握它的靈活性，不拘一格，才能使雜文生動活潑。

雜文雖不同於小說、戲劇等有較完整的形象，但雜文却是一種文學形式，也需要有形象。雜文之所以被稱爲文藝性政論，它不同於普通政治論文的地方，在於作者的思想見解不是抽象地存在於作品之中，而是通過具體的形象表現出來的。一般論文可以運用生動的語言、恰當的比喻來幫助說理。而雜文則不然雜文必須把具體的形象和抽象的說理完整統一起來。正如魯迅所說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結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換句話說，雜文所描寫的形象，不可能象小說、戲劇等的完整，然而它通過一事一物所表現出來的形象，仍然得給人以完整的印象。

雜文特別重視諷刺的手法，但諷刺決不是「講風涼話」，或流於庸俗的謾罵和「幽默」。魯迅把雜文比喻爲「匕首」和「投槍」，乃是其短小精悍、一針見血。「血」就是問題的本質。寫雜文要善於從事物中抓住本質，大中取小，從大問題中抓住最尖銳、最有代表性



老工賊，新叛賣

斥法修叛徒集團

—北京《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

一個月來，法國革命群眾運動的偉大風暴，席捲了整個法國，這個運動的規模之大，來勢之猛，發展之快，鬥爭之激烈和持久，以及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之日益緊密的結合，是法國近幾十年來所沒有的。

偉大的風暴，猛烈地沖擊着法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震動了腐朽和沒落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偉大的風暴，充分地顯示了曾經被馬克思預計為「具有歷史首創精神」的法國無產階級，又在法國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他們不愧為巴黎公社的優秀兒女。

人們可以看到，在偉大的風暴之中，標誌着以法國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為代表的，和以叛賣成性的法共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為代表的兩種基本立場，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法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和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站在革命的人民一邊，他們熱烈歌頌和支持革命人民的偉大創舉，並且果斷勇敢地 and 革命人民一道，共同戰鬥。法國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則站在運動的對面，它們對偉大的群眾革命鬥爭，極盡誹謗、挑釁、破壞和叛賣的能事，它們地地道道地扮演了壟斷資產階級的下賤走狗的本色。請看它「出」出的表演：

正當五月初，法國群眾革命鬥爭的怒火，剛從龍泰爾和巴黎學生區燃起的時候，法修頭目就急急忙忙地跳了出來，大造反革命輿論，配合法國統治集團鎮壓學生運動。它們兇相畢露，惡毒地辱罵敢於起來向資產階級制度造反的學生是「假革命」和「挑釁分子」，污蔑學生的革命行動是什麼「暴亂」和「政治冒險」。它們充當反動當局的辯護士，竟把成百上千學生遭到警察的毒打和逮捕，污蔑為「暴亂」和「政治冒險」所導致的結果。

正當學生運動走向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時候，法修頭目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它們力圖破壞工人同學生的戰鬥團結，分裂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們阻撓學生到工廠區進行革命串連，反對學生支持工人的罷工鬥爭，甚至下令禁止它們所控制的「法國總工會」會員，參加學生的集會和遊行。正當工人群眾衝破法修頭目所設置的障壁，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掀起罷工、佔廠、扣留資本家的浪潮，把鬥爭的鋒芒直接指向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法修頭目千方百計地扼制群眾政治鬥爭的發展，力圖把運動的目的局限於純經濟的權利要求，它們叫嚷什麼「應該反對可能歪曲運動的權利要求性質的一切轉移視線的企圖」

，法修總工會還下令只能在不發生任何衝突的情況下佔領工廠，並要佔廠工人釋放被扣押的資本家。

正當法國一千多萬工人群眾堅持罷工，使法國全國經濟陷於癱瘓、壟斷資產階級被群眾鬥爭的烈火燒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法修頭目迫不及待地提出可能復工的條件，欣然接受法國政府的建議，參加政府、資方和黃色工會的三方談判，到處兜售復工決議，妄圖以增加幾個法朗的工資來誘騙工人復工。奴才那種要盡快撲滅革命火燄的卑鄙心懷，真是比自己的主子更為迫切。

正當革命群眾運動繼續往前發展，全國性的政治危機即至發生的時候，法修頭目就加緊同親美的社會民主左翼聯盟勾結，積極拼湊所謂「開闢通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民主聯盟人民政府」，力圖幫助壟斷資產階級把國家機器從一只手轉到另一只手，並借此取得壟斷資產階級的一切犒賞。一家英國資產階級報刊誇獎法修頭目「在設法防止工人運動發展成為一場革命運動方面，是法國政府的天生盟友」，這確實一點也不是過言。

法修領導集團的叛徒活動，得到蘇修領導集團的積極支持和緊密配合。蘇共修正主義者，咬牙切齒地也惡毒攻擊法國學生運動是「左傾分子」、「冒險主義分子」的「叛亂」活動。它們同法修一鼻孔出氣，大肆宣揚法國壟斷資產階級在三方談判中作出了重大讓步，誘騙法國工人階級放棄革命鬥爭，向資產階級屈服。蘇修領導集團還一再為法修和黃色工會的叛賣性聲明，極力捧場。它們和法修領導集團是一丘之貉。

蘇修叛徒集團其實不是口口聲聲地扯什麼「無產階級站在現時代的中心」嗎？不是一天到晚噙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在反帝力量中佔有重要地位」嗎？偽裝得好像它們最重視歐洲的工人運動。但是，法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大風暴一來臨，這伙叛徒就立即嚇得魂飛魄散，把什麼「反帝」、「時代中心」，統統拋到九霄云外，而叩頭作揖地哀求工人「保持秩序和平定」啦。這充分暴露這一群騙子手是維護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的奴才，是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效勞的反革命走狗。

四十八年前，列寧在分析和揭露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時指出：「機會主義是我們的主要敵人，工人運動中的上領分子的機會主義，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實證明，由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派別活動家來維護資產階級，比資產者親自出馬還好。工人要不是由它們來領導，資產階級的統治就無法維持了。」現在，在法國，正是法修領導集團這一幫叛徒工賊，這一幫新社會民主黨頭目，起着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喪家狗的作用。

法修領導集團出賣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在法國反動統治階級陷入嚴重危機的關鍵時刻，為壟斷資產階級效勞，是由來已久的。

人們當還記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法國出現大好形勢的時候，法修頭目多列士為換取一頂「副總理」的烏紗帽，把法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創建起來的幾十萬人民武器，雙手奉送給資產階級，葬送了法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勝利前途。

人們當還記得，當這批工賊從資本家那里得到一點殘羹剩飯的時候，它們就號召工人為資本家生產、生產、再生產，並破口大罵罷工工人是懶漢，甚至嚴厲懲罰帶頭罷工的共產黨人，幫助了壟斷資產階級渡過難關。

人們也還記得，當戰後法帝國主義殖民制度分崩離析的時候，法修領導集團公開支持法帝國主義的「民族同化政策」，大肆宣揚「法蘭西聯邦」和「法蘭西共同體」，甚至參與血腥鎮壓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飢餓勾當，為維護剝削和奴役殖民地人民的罪惡制度效勞。多列士死後，戴高樂在一分文件中，直言不諱地說：「在法國的決定性時候，多列士已響應我的號召，和作為我的政府的一員，幫助維持了國家的團結。」這短短幾句大言，是非常重要的、極其有趣和大有教育。

現在，法修頭目羅傑之流，全盤承繼了多列士的衣鉢，緊跟蘇修領導集團、變本加厲地推行鼓吹工人階級同壟斷資產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背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現代修正主義路線，徹頭徹尾地叛賣法國的革命事業。

但是，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統統都是紙老虎，法修頭目如此賣命地為維護資產階級反動統治效勞，絕對阻擋不了

(轉入第十二版)



法國工人和學生冲破重重障碍，堅持斗争

具有「巴黎公社」光榮革命傳統的法國工人和進步學生，繼續衝破層層障碍，不屈不撓地堅持斗争。

法國政府六日出動大批保安隊，鎮壓堅持佔廠罷工斗争的雷諾汽車公司弗蘭工廠工人的暴行，激起法國人民新的斗争浪潮。七日，這個工廠的五千多個工人和幾百名前去支援的巴黎學生，從清晨到深夜，同保安隊進行了英勇搏鬥。他們在工廠前面和從弗蘭通向巴黎的公路上築起壁壘，幾次打碎了全副武裝保安隊的進攻。

同一天，二萬多巴黎學生在法國首都舉行示威遊行，抗議保安隊鎮壓罷工的暴行，支持雷諾汽車工廠工人的斗争。一千多名來自法國殖民地的黑人學生和一千多名巴黎工人參加了巴黎學生示威的行列。此外，有二千多冶金工人，也舉行了示威，抗議政府和資本家拒絕工人的合理要求，譴責政府鎮壓弗蘭佔廠工人的暴行。冶金工人沿途高呼口號：「打倒鎮壓」、「解放弗蘭」。

鎮壓堅持佔廠罷工斗争的雷諾汽車在法國政府出動大批警察強行佔領的法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職工和記者們仍然堅持罷工。巴黎的許多演員和藝術工作者以及巴黎許多報刊、通訊社的新聞工作者，分別在六日和七日在廣播電視台前遊行，支持罷工的職工。巴黎的學生和教師三千五百多人，九日也在廣播電視台大樓前舉行示威遊行，支援廣播電視台職工的正義斗争。

目前，儘管法國統治集團軟硬兼施，使盡了各種威迫利誘的手段，儘管法修叛徒集團和形形色色的工賊極力欺壓工人復工，法國的汽車製造、飛機製造、冶金、化學、建築等主要工業部門，和碼頭、港口的工人仍然堅持罷工。就是在法國政府和黃色工會頭目宣傳已經復工的郵件、鐵路等部門，還有不少工人不聽政府和黃色工會的號令，

繼續堅持斗争。例如，巴黎的大多數郵件分類中心的工人就在堅持罷工，郵件堆積如山，使得法國政府和黃色工會十分惱火。

法國的大學和中學教師也在堅持斗争。一些黃色教育工會的頭目按照政府的意旨，宣布停止罷教的命令，受到廣大教師和許多學校基層的「行動委員會」的譴責。好幾百巴黎教師八日奮起造反，佔領了他們的工會總部，成立了「佔領委員會」，嚴正譴責工會頭目破壞教師正義斗争的叛賣行為。

法國的大學生目前仍在繼續佔領着法國全國的十多所大學。與此同時，大批學生走出校門，進入工廠區，熱情支持工人的正義斗争，同工人並肩戰鬥。學生們在巴黎、里昂、圖爾、南錫和波爾等許多城市同工人聯合組成了數以百計的「行動委員會」，研究和協調工人和學生的斗争。巴黎學生這兩天還走上巴黎十多個劇院的午台，進行宣傳、鼓動、號召人民支持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秩序作斗争」。

十月，法國學生舉行強大示威抗議警察野蠻殺害一名學生的罪行。十日下午，巴黎學生在弗蘭的雷諾汽車工廠附近舉行集會，支援佔廠罷工工人的斗争，殘暴的警察竟把一些學生推入塞納河中，一名學生慘遭淹死。巴黎大學生聽到這個消息以後，紛紛上街遊行抗議。法國當局又派出大批警察向學生投擲催淚彈和震盪手榴彈。學生用自制燃燒瓶和石塊等向警察英勇反擊，一輛警車被擊中起火。這場搏鬥一直繼續到天亮。

與此同時，法國許多工業部門的工人，繼續堅持罷工，特別是在法國主要工業中心巴黎地區和里昂地區，工人繼續堅持斗争佔領工廠。

巴西一萬多名學生總罷課 反對奴化教育政策

巴西里約熱內盧聖保羅等重要城市一萬五千名大學生五日宣布總罷課，反對巴西反動統治當局的奴化教育政策，要求徹底的教育改革。這次總罷課是巴西大學生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文化滲透，反對美國所扶植獨裁統治的斗争又一發展。

巴西學生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四月，一再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和親美獨裁當局的反動教育制度的大規模斗争，在那兩次斗争中，巴西全國各地的學生舉行了罷課，並且走上街頭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獨裁統治！」等口號，反對巴西親美獨裁政權和美國所簽訂的巴美文化援助協定。

南斯拉夫學生運動繼續向前發展

南斯拉夫進步學生運動繼續向前發展，五日貝爾格萊德大學的學生已經佔領了貝爾格萊德大學的所有系。他們在學校的樓房和交通道上，插上了紅旗並貼滿了標語，上面寫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打倒紅色「資產階級！」等口號。許多學生還在大街上散發傳單，譴責鐵托集團反動統治，抗議警察對學生鎮壓的暴行。

南斯拉夫北部大城薩的布蘇以及塞熱熱窩等大學生分別舉行了集會和遊行，熱情支持貝爾格萊德大學學生的斗争，嚴厲譴責南修警察對學生的橫蠻鎮壓，鐵托集團對學生的革命行動，恐慌萬狀。連日來南修當局召開緊急會議並發表聲明，大肆玩弄鎮壓和欺騙的反革命兩手。

據報導，現在被警察野蠻打傷的學生竟達到一百多人。七號貝爾格萊德大學學生，又在許多建築物的周圍張貼了新的標語，「工人和學生聯合起」、「工人農人士兵，中

小學生和大學生聯合起來等等。連日來，他們繼續舉行集會，要求南修當局立即釋放幾天來被無理逮捕和非法審訊的學生，要求懲辦野蠻鎮壓學生的劊子手。許多學生和一些教師，在發言中憤怒譴責鐵托叛徒集團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並對特權階層享受特權，工農子女倍受歧視不能上學等現象表示強烈不滿。一些革命學生呼吁學生們深入到工廠中去。

六日，在貝爾格萊德的大學學生，也建議到工廠中去，這個主張，得到廣大學生的支持。最近這個大學的學生還通過自己的群眾觀點，要求實現工人階級的真正解放，和要求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等。

民的英勇斗争。會後，群眾高舉紅旗舉行示威遊行。有的紅旗上寫着：「毛澤東思想萬歲」，遊行隊伍把美國領事館密密層層地包圍起來，不斷高呼「美國佬滾回去！」「撤除板富基地！」「砸爛日美安全條約！」「打倒佐藤反動政府！」

同一天，約三百名東京青年工人和學生，也舉行了集會和示威，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利用在日本銅城的美軍基地，擴大侵越戰爭的罪惡行動，示威者還勇敢地坐在通往橫濱基地的鐵路上，迫使前往這個基地噴射飛機汽油運輸車無法通行。

日本浦剛、東京市工人學生舉行集會和遊行

大約一百名日本工人和學生，九日在浦剛市再次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要求立即無條件地撤除在日本板富的美國軍事基地，日本社會黨代表宮本英一在會上指出：「事實清楚地表明，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美帝國主義崩潰的日子不遠了。」他說，我們必須立即行動起來，為廢除「日美安全條約」而斗争，並以這種行動來配合各國人



新聞目

資方勾結拉曼政權

鎮壓合發糖果廠工潮

柔佛新山拉曼合發糖果廠，擁有九十餘名工友，絕大部分是十六七歲的女工，每人每天工資僅兩三塊錢。今年四月間，資方未說明理由橫蠻開除兩名工友，五月三日，資方宣佈全廠工友工資削減三十巴仙，全廠工友群起反抗剝削和迫害，於當天停工一天以示抗議。

五月十六日，資方繼續無理開除另十四名工友。五月廿一日，再度開除二名工友。六月四日，資方瘋狂宣佈開除全廠八十多名工友。

全廠的工友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們在廠外架起帳棚，掛起布條，進行糾察，決心和剝削成性的資方周旋到底！這一正義鬥爭，得到廣大工友家屬和社會人士的熱烈支持，紛紛到廠外慰問他們。

六月九日，反動資方勾結拉曼傀儡政權調動大批殘暴隊，殺氣騰騰地趕到合發糖果廠，施放大量的催淚彈，這時，憤怒的工友即刻結成一道人牆，抗擊法西斯野獸的猖狂進攻，許多十六七歲的女工衣裙被扯裂，終因寡不敵眾，在場的六十多名工友及兩名慰問者連拉帶打地被強蠻推上「狗車」。擄掠成性的殘暴隊當場搶走大批私人財物、米糧、帳幕、布條及其他物品。

六月十二日，被無理拘捕的六十二人，具保外出，拉曼傀儡政權將提控他們所謂「非法集會」，並宣佈於十月廿三日在新山「法庭」過堂。

據悉，在工友被捕期間，許多工友家屬仍紛紛趕到廠外堅持糾察工作。

查合發糖果廠工友，目前尚無工會之組織。

合洛支部被捕同志

17、18、19日正式「審訊」

在今年二月十八日，行動黨反動派無理包圍了我黨合洛支部，並逮捕了十八位同志。事後，反動派以所謂「觸犯選舉法令」，將他們控上「法庭」。此案件將於本月十八日及十九日正式「審訊」。這是行動黨反動政權對我黨的政治迫害。

西山校友會開除葉陰全

西山校友會對葉陰全上電視發表聲明：背叛人民出賣革命事業，甘心充當反動派的傳聲筒，給予最嚴厲的譴責，並開除其會籍。

粉碎僱傭法案羣眾大會定廿三日召開

最近，李光耀傀儡政權已經宣佈一項罪惡的「僱傭法案」，這充分暴露了李光耀傀儡政權反對工人，擁護大資本家的本質。

罪惡的「僱傭法案」的實行，將使大資本家，特別代表帝國利益的壟斷資本家，加緊壓迫和剝削工人，如此，工人的生活必將更加痛苦。

我們左翼團體堅決站在工人和其他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一邊，強烈反對罪惡的「僱傭法案」，已決定於六月廿三日（星期日），下午一時正，在湯申之日本園（五百間）我黨湯申支部舉行粉碎「僱傭法案」羣眾大會。希望工友及其他人民群衆，熱烈出席此羣眾大會。

梨業工聯衆成團分會負責同志陳良先、柯錦德被捕

馬來亞大陸黃梨工友聯合會屬下泉成團分會主席陳良先同志，秘書柯錦德同志及另五名工友，本月八日赴總會主辦「時事主講會」後，於歸途中，在士古來路，被拉曼

（接第四版）

於學工，最多只能剩下五角至塊半錢之間（因各種學工，在待遇上有各種差別）。我們建築工人每日所剩下區區的工錢，是用來維持一家大小生活的。只要從這些數目來看，就能曉得建築工人的生活是何等痛苦的。但行動黨的官老爺只會口口聲聲大談衛星鎮一座座地建築起來，但工人的生活却從來不敢談起，官老爺不談，我們建築工人却要談，而且要大談特談，來揭露行動黨官老爺、資本家的丑惡面貌。

再說，我們建築工人得不到絲毫保障。資本家可隨意開除工人。至於工人福利，那更是休想。總之行動黨和資本家是想盡種種辦法來壓迫我們和剝削我們。

工友們，我們要提高警惕，別上行動黨的資本家的當，所有工人（大工、小工、學工）團結起來，要為反對不合理的待遇而鬥爭到底，為實現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社會努力奮鬥！

（接第一版）

舉行多次會議以解決他們的矛盾。但是反動派的矛盾是無法解決的。

今天，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浪潮，一浪高一浪，勢不可擋。美英帝進行垂死掙扎，妄圖以「亞洲人打亞洲人」來撲滅革命鬥爭的烈火。舉行所謂「五國防務會議」就是美英帝進行垂死掙扎的反映。

美英帝及其走狗，急於鎮壓人民的革命鬥爭，這只能促使人民更激烈更廣泛起來鬥爭，最後埋葬帝國主義反動派。

傀儡政權援引「內部治安法令」橫加逮捕，至今仍未獲得釋放。目前他們被拘禁於新山政治部。當晚車上所載的東西如錄音機……等，都被搶去。

針對此事，梨業工聯負責同志特於本月九日舉行記者招待會，表示最最強烈的抗議和譴責拉曼傀儡無理逮捕該會負責人及工友。

該負責同志還指出：「梨業工聯即將於本月廿日被封閉了，因此該晚的逮捕行動，是敵人全面鎮壓我會的開始。敵人妄圖通過法西斯行動，破壞、阻撓我會進行反封閉的鬥爭，這是白日作夢！不管今後還會面對多大困難，我們將繼續動員工友，開展鬥爭，全面暴露拉曼傀儡政權反工人反革命的丑惡嘴臉，爭取祖國早日解放！」

在記者招待會上，梨業負責同志還表示堅決支持新山拉曼區合發糖果廠全體工友所展開的罷工鬥爭，並嚴厲譴責拉曼傀儡政權，動用殘暴隊毒打、逮捕進行糾察的罷工工友。

（接第十版）

法國人民羣衆革命鬥爭的發展。它們無恥的叛賣行徑，正好充當了人們認識現代修正主義墮落到何種地步的反面教員。

毛主席早就指出：「各國人民，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過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法國革命的青年學生和工人階級，法國的廣大人民羣衆需要革命和敢於革命，他們藐視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權威，不畏反動統治當局的殘暴鎮壓，對法修集團提出了挑戰。他們不理睬法修頭目無賴似的恫嚇，而是公開揭露法修集團的叛徒面目，譴責法修集團的叛賣政策和層出不窮的騙局。他們在鬥爭中衝破了法修集團層層控制，他們正在鬥爭中迅速覺醒過來。

法國的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法國無產階級的廣大革命人民，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強大支持下，一定會踢開一切絆腳石，沿着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迅跑。不管壟斷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集團怎樣垂死掙扎，施展什麼陰謀詭計；不管法國人民在今後的鬥爭中還會遇到多大的困難和曲折，正如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